









牙連律內前約有桂枝軍使止。見我軍車仗與上澎聯計，  
前約爲我殖民民居在地方，面積很廣，又自佔據險後，  
該島之走時常有水兵駐紮，  
把卸軍實糧食，囤於下午七點深夜、乘月色微暗之際，  
我某處遊擊隊一隊，乘火機燃着，不備，向該  
砲台、守衛島、兵、祇十數人我軍一聲喊號，直趨砲  
面發幾響，兵七八名，當時火光熊熊，如同白日，我軍  
已入無人之境，未幾，停泊港邊，  
聯逐獲一艘發砲，直趨敵船五六响，但此時我軍已放  
槍逃往遠近及附近，同原處，我總船損失，至前八日下  
午約有月一兩架起程，其有飛鳥一隻，

三

(八) 難圓色當好夢

人對於山西的作戰。以前都是在一種刻板的戰略之下。獲得了成功的。那刻板的戰略。是什麼呢。便是一面而正而利用重火器機械部隊的力量。加以空軍掩護作戰。猛攻正面的一點。這樣由於武器的相當犀利。吸引了吾軍的力量。和我死力作爭奪之戰了。他刻情情的把有力量的部隊一兩部。向我們的側翼。悄悄的一包圍。於是我們便往往因為過於注重前方一點的情形。不知不覺。出死力和×人的攻擊部隊相持。使×人的迂迴部隊得乘我軍不備。往往在輕輕的迂迴襲擊之下。一個不小心。給×人造成了。一點破綻。全陣皆潰。大大機會。×人施用這樣的戰略去打山西。如雁門關南北。我軍正和。全陣皆潰。打得離分離解之時。×人的別支却繞過平型關。去打茹越口。造成截斷了我軍後路。是我軍不得不退的優勢。後來太原之役。×人正在韓城忻口和我軍劇烈相持。却分一枝人來攻娘子關。抄襲太原的側面。使我軍又不得不退出太原省會。這是×人往往的暗篇得意之作。如今再想來抄襲自己的老本子。再打一次色當戰爭。這樣輕視的戰術。分道包抄。×人自命為善打色當。其實戰爭的結果來說。距離色當的戰爭。真不知道幾十萬里。說到這裡。須得把色當二字。和×人所採取的戰略。略為解釋一下。原來色當是個法國的都市之名。從前有人譯他做殺丹。或是師丹。當一千八百七十年。普法戰爭之際。普魯士元帥毛奇。善於運用分進合擊各個殲滅的策略。利用集中兵力神速。運用兵力敏捷。一開手進兵神速。把法軍各個擊破。最後法皇拿破崙第三。遁入色當。落日孤城。全軍解甲。投降德軍。這一次的戰略。在色當的法軍。因為陷入包圍之中。而士氣也十分沮喪。是以因為突圍不易。便致束手就擒。全軍十二萬人。戰死的二萬人。俘虜倒有八萬。做成近世戰史中。出色的成功一幕。後來日本的現代陸軍。正在萌芽。派遣留學生。赴歐洲留學。大山巖在德國陸軍中學習過戰略。見習於普魯士軍中。聽見普魯士軍人。誇耀他們的宗功祖德。往往把色當一戰的結果。稱譽非常。因而興起了他的特別注意研究之心。到得一千八百八十四年。德國軍官學校的教師麥克格爾受到東京。擔任訓練組織日軍現代陸軍。更把這個色當戰略。暢乎其言的傳授給他。因此色當的戰略。便成為了日本的典型戰略。後來一再興起對外戰爭。碰着滿清時候的陸軍。勇氣已深。組織不完。決定作戰的決心。使用兵力有如小竊湯湯。犯了兵法上的大忌。便造成了幾次敗仗。使日本人以為這是色當戰略的效果。日俄之戰。日本人碰着的對手。又是腐化已深的。蘇俄時代陸軍。限於地理。在這東作戰。集中兵力。軍用武器。都感困難。奉天一戰。便使俄國主力擊潰。這樣便完結了日俄一戰的局面。

未完

(三)

香

其命。僵臥不起。一小釵忽入。曰。司徒夫人命。呼汝去。少霞精爽飛越。不知所爲。問中人何在。曰。園中來風軒。砥礪之。洩放魄勞。幾不能步入。既至。軒中坐者。祇曼

少霞前。少霞不敢。不敢。曼叔又曰。吾觀汝久。故非尋常人。必語我。少霞不能左右。曼叔屏左。曰。少霞乃泣言。且請死。未絕。曼叔驚阻。潸然而奔。既復入。嘆曰。然則君殆

許者。正當如是。君此三誠。勿輕與人言。不然殆矣。少霞泣謝。乃出。司徒夫人雖婦人。然亦具雅骨。願望必遜。園中執役者。均極徑以俟。自是。司徒夫人親少霞。必日之。

婦。方從大郡市。特來省親。曼姨嫁。此少年夫婦。男則風面瘦。鬚鬚青。女長袍禿袖。絛頂。曼姨指其衣飾。詢以價值幾何。男曰。大約五十金可以

(十)  
(七)

今年春初。鄭子春和從軍鄉國。臨別索予爲詩贈之。予爲賦一律云。匆匆裝束向江沱。莽莽風雲掠地過。曾見冰霜凋木葉。忽看荆棘臥銅鉞。據鞍已唱從軍樂。撫髀閒聞勞者歌。若使金閨知此意。不須梳洗望黃河。(定案雜詩。風雲才略已消磨。甘霖妝臺何暇淚。爲惡調郎笑氣盡。卷簾梳洗望黃河。春和喜謂之。予故以此爲戲。)今者春和易字春筌。蓋謂同難已到最後關頭。和字所不忍言。亦決無可言。乃易爲題字。宜哉。蘇蘇索疾。有驚驚百里之意焉。易曰。驚遠而懼遷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。又曰。征凶。震不于其躬。于其鄰。无咎。是有取乎震雷之義也。劍父先生深以爲然。設宴爲鄭子壽。將爲繪作春筌圖。席間半醉。口占一絕云。春筌案我畫春筌。滿紙煙霞震作聲。恐聽人間簫鼓鬧。兩腦紅塵震作鳴。於是興盡而散之。詎不五日而。楊猛炸大北平等地。先生之春筌畫院。都在大門外。當時彈下如雨。被彈處相連不及二丈。畫院亦幾塌一角。微傷弟子五六人。先生雖亦驚揚。亦飽受虜驚矣。事後向人云。兩腦霹靂。本出無心。不謂竟成戲語也。然則凡事必先兆。人自不覺耳。詩識之說。似亦鑒然可信。先生精研釋典。爲禪觀佛學社長。拈花一笑。教外別傳。想以日月鑑照徹三千界矣。著有蛙聲集劍父畫集繪事發微等書行世。

蛾眉

中山李

吹萬管自序其詩云。昔人謂一命爲文士。便足足觀。竇竊疑焉。自與世馳逐。執方枘而求內於圓鑿。私心剝磨。然後嘶嘶言之。未始有過也。夫所謂文士者。非必如卿卿所云。慨然而終日不言。無廉頗而嗜飲者。與游夏等類。然自儒俠之塗分。雖有賈誼司馬遷之才之美。尙不能過人。而自情不偶。行以文采照耀明也。抑未遑矣。故曰。託之空言。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余志學以還。當沈酣於經史百家衆技。益不之自暇。輒歎爲詩古文辭。歷二十餘年。稍與當世士夫相接。動容周旋。不知合於禮否。退而對妻子。輒更詬誶。蓋已歸於不義矣。觀親近者。必然於下。子。而與世隔。嗟夫。彼其於古人。誠視愈多。欲然於今人。愈疏遠。審矣。臆足怪乎。夫生人所恃以視世者氣也。爲無餘矣。而其氣稍無累矣。爲之詩古文辭。而其氣遂淺矣。然之氣。明乎此。庶幾寡過而有以自全矣。三十一年。忽然而已逝。而世俗混茫。深固不拔。易曰。或出或處。或默或語。世之操術求售。其不爲人所竊矣者幾希。此日用假。檢昔時撰之稿求售。其不爲人所竊矣者幾希。此日用假。寫定。陸夫。勞者之歌。聖哲之言。爲八百十餘言。附錄九京。修我戈矛。與子同仇。而一洗文士之恥也。吹萬自道其詩如如是。蓋亦不得已言於政者。然仙服服官。何所展展美仕。宰大邑。治路政。而政者章章在人耳目。何所不得於心。而必與蟲鳥競鳴。觀其近日所爲學語詩者。常有不平之氣。是知哀樂之情。各從其人也。

(三)

魯國

莫嫂今年已不惑。其人仍尚健壯猶舊。家中有有一班駁之虎皮。用以蔽體。即當日之戰利品也。莫嫂家擁巨貲。用財不吝。家園廣種桑麻。自織成布。兒女衣飾。齊取諸家中。不得外求。某月七日。爲莫嫂四十七歲初度良辰。近親遠戚咸來致賀。中有少年

娶矣。女曰。是過不三十金一袍料耳。莫嫂遂資其素。少年曰。姑母常年整伙鄉間。難方外事。夫人憐言抵制仇貨。君貪賈賤貨。惡易爲奸商所欺。將以我爲愛國者歟。故不如購歐美貨物。雖價值較昂。猶能保全愛國之令譽也。

君遇時。雲集爲雨。

莫嫂曰。余別。是必

荆散櫛而立曰。儂君清妙之士曰。自樂夜遊。吾以爲白日煩曠。總不如月夜清幽。得自然之致。少俊未客。曼鞠又曰。霞君勿惻惻而悲。霞君遭遇離離。然吾害之。以爲生於憂患。與生於安逸。一也。霞君何見之不廣。即使霞君遇時。雲集爲雨。

曼鞠汪舟探速實。細觀。不少優劇。霞不食少優劇而誓之。少霞發曰。曼鞠嘆曰。君本曼鞠不幸爲之。君敦以是賤君乎。君在棉市時。吾而君吾心。少霞動。以愛損果爲動。語語均由衷也。

未完！

1

11

(七) 由噩耗到凶災

是夕東京廣播專廈播中。正宜佈當局者戒嚴命令之際。暗雷忽裂。驟而爲宣佈右側面激切政府要求之辭。辭甚簡短。而語意激切。謂政府脫不能納停戰之要求。東京市於一小時間。當有捲氣彈襲。不可復制云。如斯之慘。使東京市中數百萬之官民。深染駭路。此利用公共廣播台。爲政府宣傳之佈告。以當局者之設備。作爲抨擊當局之具。其事實不始於此。昔大阪廣播台中。十年來已三度發現如此之事。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日。大阪中央廣播台。於播送節目告終之後。突接以今日尚有特別演劇請稍待數語。而繼以攻擊日本當局挑起滿洲事變。驅使勞働大衆作戰爭犧牲之辭至數分鐘之久。舉市震動。爲之驟然。然經通信省憲兵隊大阪警察當局努力嚴查以後。對於左側黨人如何滲入播音台中。利用之以爲宣傳之用。經過。再發現也。越八日。如斯之事。又再發現。攻擊日本軍閥資本家者。爲辭雖簡。然如皮鞭之著馬背。痛而且切也。

許菊初醫師  
執牙科醫業於廣州垂二十年學  
術經驗久遠今蒙香港開親友特  
託數言力薦為介紹於港中親友之  
患牙病者

李惠堂 黃紀良 王新民 陳其松  
馮景祥 黃紹周 朱國倫 郭煥恆  
啓

映選別  
 義悲激  
 烈昂壯  
 戰事

**恨遺**  
 Last of The

余餘星大優班  
 演員萬明數班

鐘 衆 喚  
 醒 民

劇悲庭家彩

**霜 飛**  
 黃鵬也  
 黃壽年  
 等演

[illegible]



